

北大一位教授说：郭德纲就是个泡沫

1



郭德纲 著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郭德纲亲笔作品，讲述人生四十年的江湖过往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书中的文字记录了郭德纲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人生、相声艺术、生活的感悟和思考，行文冷静，不煽情，不夸张，不做作，不隐瞒，不回避。

本书有着极其鲜明的郭式风格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，妙语连珠，文字独特，语言幽默风趣，读之不禁令人捧腹，为我们营造了一份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，这份快感和他的相声作品一样过瘾。

热点读物

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

我是天津人。天津是相声窝子，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，后来来到北京发展。我离开天津移居北京大概是在1995年。

我父亲是警察，我母亲是老师。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区，附近有很多剧场、茶馆什么的。我父亲有时候要执勤，就把我放在剧场里，时间长了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。第一次说相声是九岁左右，就是说着玩。那时候还喜欢挂着胡子扮包公，被小朋友叫做“老头秧子”。

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。

我没有别的爱好，唯一的爱好就是相声，因此，从小就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儿去。直到今天，我不会抽烟、不会喝酒、不会打扑克、不会跳舞，也没有应酬。台上说相声，台下琢磨相声。对相声的感情是我从小培养起来的，天津的氛围很好。我为了这行抛家舍业，受了这么多年的罪，相声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命。可能有人拿相声当个手艺，养家糊口，跟剃头、修脚、卖包子一样；有人当是玩具，玩会儿就搁下，可玩可不玩。但对我来说，这就是我的命。

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，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，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，就跟着混。当时脑子里也常想，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？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。那一年，我十六岁，呆了两三年，因为种种原因就回去了。有一年的春节，我碰到了当年全总文工团的老团长。跟老团长吃饭的时候，他一脸愧疚，再三敬酒。我跟老团长说，您不用这样，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。这不是谦虚，回

想当初，我只是比不会说相声的好那么一点点，离开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北京。

1994年，第二次进北京，漫无目的，到处瞎撞，也没有什么头绪，呆了十几天就回去了。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，之后从戏院出来，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走，一直走到了前门大栅栏。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，不适合步行，脚后跟都磨破了，一步都走不了，干脆把鞋后帮都踩塌了接着走。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，在那儿住下来，一晚十八块钱。那旅馆的屋很破，屋里面还有树，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。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，有很刺鼻的一股脚臭味儿。我在那儿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。第二次进北京，也以失败告终。

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，一直熬到今天。

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，要当大腕儿，想一场挣好多钱，发财。只不过过了之后，现实把我敲醒了。

数载浮游客燕京，遥望桑梓未荣。

苦海难寻慈悲岸，穷穴埋没大英雄。

从小茶馆到德云社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某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，摄影师跟我说：“我跟你说点事儿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儿？”他说：“相声要死了你承认不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承认啊！”他说：“你证明给我看。”我说：“我证明不了给你看。但凡有能力，还来做综艺节目啊？”那时候我也很纳闷，怎么办呢？难道这门艺术真的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吗？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我路过南城的一个茶馆，看见一帮孩子在茶馆里说相声，说着玩儿。我坐在那要了一壶茶，太感慨了。我是奔着这个来的，从小学的也是相声，现如今我因为相声困在北京了。看见他们说相声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总去听很快就熟悉了，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是不是干吗的，我说我也是说相声的，他们就让我也说一段。说了一段，打那儿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其实那茶馆也不挣钱，在墙上贴了一张纸，听相声、听评书两块钱一位。那段时间，对我后来两块钱带回剧场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。

刚回到剧场的时候，观众不熟悉，我就立了个规矩，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。有一天，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只来了一位观众，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，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，说一个单口相声，台上一人台下一人。说到半截，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，老先生停下来看着他说话，他也不好意思，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，继续听老先生说相声。到我上场的时候，我指着他说，你要好好听相声，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，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，我后台人比你多。他哈哈大笑。今天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，但那时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。

在广德楼演出，寒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。下午场散了，卖了十几张票，把票钱拿过来，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儿，给大伙买盒饭。吃完盒饭，一起拿着竹板站在门口，呱唧，呱唧，听相声了。顶着风，顶着雪，站在那儿喊，拉观众。真的有一两个人进来了，赶紧有人往后台跑，穿大褂上台说相声。我愿意干这个，

所以，我不觉得苦。

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，很红火，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。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，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，当初也没有想过坚持下来会怎么样，就是一条道走到黑，小车不倒只管推。

从2006年春节开始，不断有专家出来表态，郭德纲即将过气。有人说我2月份就会下去了，后来又改口说4月份，接着又说说是劳动节，没几天又表态说儿童节就差不多了。北大的一位教授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郭德纲就是个泡沫，没几天就完了。”听说他算出来的日子是当年的8月份。

当年，相声界普遍认为，我应该在国庆节左右就灭亡了。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我一路走来，越来越好。2006年春节，无数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郭德纲。我必须承认媒体的力量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单凭媒体的力量也不能让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喜欢我的作品。因为在我的背后，其实是“传统文化”四个字支撑着我一路走来。

十多年的风风雨雨，回头看我得感谢那段岁月。想当初是真没辙啊，孤身一人流落京城，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，身无分文，举目无亲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我穿过，苦过，受过罪，挨过饿。

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要十把钢钩，钩不着亲人骨肉；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，打不散无义宾朋。英雄至此，未必英雄。有钱男子汉，无钱汉子难，更何况一帮说相声的呢？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，终于我们也看见了花团锦簇，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节。

那一夜，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。

因为十万块钱的事，爸妈决定回家

5

都市生活



武亮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他们是两对80后小夫妻，面临着4个老人+1个孩子的421式家庭生活。北漂族武言文结婚多年，好不容易和妻子攒到房子首付。正在此时，自己父亲生了一场大病。钱是存不住了，该如何给妻子和丈母娘一个交代？

从买房战争到婆媳战争，从婆媳战争到亲家斗争，作为421家庭的“中流砥柱”，80后小夫妻要面临多少无法言喻的痛苦磨难？

【上期回顾】

为了给爸看病，我从首付里取出十万块钱，姜黎和他爸妈都知道了。

我在餐馆买了饭菜带到医院。“姜黎怎么没来啊？”我爸问。“她今天带她爸妈玩了一下午，太累，饭也没做，我就买了现成的。”“言文，你是不是因为姜黎妈没给我做饭，跟姜黎吵架了？”我爸俨然审犯人的姿态。“没有。”“儿子，我可跟你说，人家姜家对我们已经算是很不错了，你见过儿媳妇带着丈母娘伺候公公的吗？”我妈振振有词地说。“真没吵架。”“那我给姜黎打个电话问清楚。”我爸命令道。从我爸的口气里，我听姜黎没有表现出不满，便松了一口气。

我在医院里呆到很晚才回去。我掏出钥匙打开门，发现只有姜黎爸坐在客厅里看报纸。“爸，还没睡啊？”“陪我下楼走走。”我跟姜黎爸在小区内溜达了一会儿。

“你也了解你妈，她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别见怪。”

“没事儿，这事儿都是我的错。”“你们这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，父母宠着长大的。我们做父母的，只有一个孩子，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。现在你们还没站稳脚，我们却老了，又要开始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理解你，你拿钱给你爸看病，是天经地义的。我这样说不是我有多大的胸怀，是因为我知道我也有这一天，到时候我也需要你们照顾。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别介意。姜黎只是你爸妈的儿媳妇，她跟你爸妈的感情肯定比不上你。所以，这事儿她有这么大的反应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但她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。一会儿你回去，好好哄哄。”姜黎爸说着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“这个卡里还有四万多，是我这几年偷偷存下来的。你先拿去用

吧。”“这钱我不能要。”“你看，你们都三十出头了，还没生孩子，还不是房子闹的。这钱算我给我未来外孙的见面礼。”“这钱我真不能要，姜黎知道会更生气的。”“好吧，等你们买房的时候再说。”

我回到卧室，姜黎还没睡觉，正躺在床上看杂志。“这是我们从恋爱到结婚，第一次闹这么大吧？你能不这么偏激吗？”“我这不是偏激，我是愤怒。你知道一个苦苦追求了七年的东西，眼看就要实现突然就成了空是什么感觉吗？”“怎么就成了空呢？不就是晚一点吗？”我说。

“有些东西，时间长了就变味了，你知道吗？”“房子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比爱情比婚姻都重要？亲爱的，你的爱情都丢了，房子里放谁的幸福呢？”“言文，如果连房子都没有，幸福放在哪里呢？”“好吧，我把你的房子给你找回来。”我说完，便摔门而出。

我找到冬阳，找他借了十万，晚上就在他车上睡了一夜。到了社里后，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，我正在睡觉。睡得迷迷糊糊，微微告诉我社长找我。

“你知道你编辑室主任的位子被取代了吗？”社长问。“为什么啊？”“因为你最近的工作表现。当然，也是我没保住你，只给你争取到了一个副主任的位子，不过明年还有机会。”“主任是谁？”“从别的社挖来的，你们认识一下，以后就是工作搭档了。”“不必了，以后肯定会认识的。”说完我起身离开了。

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。“你是武言文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我这是医院。你爸妈不见了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两个小时，你妈陪着你爸去遛弯儿，就没再回来。”我挂断电话，拨打我爸妈的手机，都是关机。我急忙赶回编辑室，大叫微微的名字：“你开车了吗？”“开了。”“跟我出去一趟。”这时，一个陌生的女人突然拦住了我们。我知道她就是新来的编辑室主任。“我们开个会。”“现在没时间，你再找时间，等你通知。”

微微开车带着我满大街地转。“去我们家的火车只有晚上有。”“那大巴呢？”“大巴随时都有。但我爸有心脏病，不能坐大巴。”下午五点多的时候，我收到爸发来的一条短信：“儿子，我跟你妈回家了。你放心，回家我就做手术。姜黎是个好孩子，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。咱们春节见。”我瞬间泪如雨下。微微见我哭了，忙问怎么了。“我爸妈走了，坐的大巴。”“看来你爸妈铁了心要走，命都不要了。我帮你追回来。”

六点多的时候，姜黎给我打电话：“爸妈一天没在医院。你赶紧来一趟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他们在哪儿呢？”“回家的路上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问你妈吧。”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

我跟微微到十点才追上我爸妈的大巴车。大巴车进了一个休息站，爸妈从车里不紧不慢地走了下来。“儿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”我爸看着我。“你们说呢？”“是这样的，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，觉得在北京看病太贵了，还是回家做手术吧。”“再贵有我爸的命贵吗？”“言文，你回去吧。我跟你爸已经决定了，手术在哪里都是做。你不用担心了。”“妈，你们是不是想让我一辈子活得不踏实啊？”“儿子，不能因为我，把你们小两口给拆散了啊。姜黎和她妈都没

错。你能拿出钱给爸看病，爸已经很欣慰了。”我说。

这时车上的司机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到底走不走。”“你没看见我把行李都拿下来了吗？”微微对着司机一通吼。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微微拎着我爸妈的行李。“叔叔阿姨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您儿子的手下。行李，我拎走了，你们要走走走吧。”说完她就拎着行李走向她的车。爸妈很无奈地看着我，只好也上了微微的车。

第二天，姜黎一家人来到医院的时候，爸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。姜黎走过来说：“我替我妈给你道歉。我想好了，房子不买了。”“买吧。”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钱包：“这里有十万，你拿去买房子吧。”“言文，我真不知道结果是这样的，我真不想我们变成这样。”“一切都没有变，只是我们没想到，事情一股脑地都来了。我想了一夜，你爸妈和你都没错，其实是我错了。你知道我错哪儿了吗？因为我没钱。”“你不要这样说，好吗？”“姜黎，在你说没有房子，幸福放在哪里的時候，我才知道幸福是多么的卑微，原来只值一套房子。”“你不要说了。”姜黎脸上挂满泪水，“言文，房子我们不买了。我们不能因为房子，把我们的婚姻给毁了。这些天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恨自己，更恨你，是你让我迷失，让我无法自拔，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让你陪回江苏，然后我就上瘾了。”

姜黎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差点失控，但我克制住了，缓缓地抱住她，“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一切都没那么糟。”